

高邑縣志卷六

人物

邑志之載人物體例如史之例傳顧史傳褒貶備書邑志惟詳懿美蓋其中寓隱惡揚善之意焉義固各有取也鄙名著春秋封壤最古乃漢晉以前人材闕如南北朝後稍稍可紀至唐頗稱盛焉及宋又復無聞豈地靈固有時興廢與將文獻無徵遂卽於湮沒與自明迄今科第相望文章事業卓然可傳者蓋不乏人爰據觀聞詳爲綜覈邦之人

當亦有聞風興起者夫

南北朝

哇夸少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浩然物表年三十
遭父喪鬚髮變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尙
不仕寄情邱壑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奏
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都與浩
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勢利浩每
欲論屈之竟不能發一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
不開口浩慮夸卽還以其驛內廐中夸遂謬托鄉

人御車出關以去經年浩送還夸騾兼贈以所乘馬爲書以謝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爲魏太武帝所誅夸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時乃止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于何獨在桑榆乎著知命論以釋之祀鄉賢

李稚廉一曰幼廉行梁鄭州事義深弟也兄弟七人多有學尙稚廉有介性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强委之輒擲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曰稚廉聰明好學十五

頗等覽五經章句仕北齊歷數州所至有聲爲瀛
州長吏高祖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較
戶口增損親自部分事緒非一稚廉每應立成莫
不雅合深旨爲諸州準的和士開權重百僚盡傾
禮稚廉高揖而已出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
而暴橫厯諸牧不能制稚廉初至郡卽收繫之乾
密通䟽奉黃金百鎰奴婢二十人不受殺之後爲
太僕寺卿大司農加驃騎大將軍卒贈儀同三司
吏部尙書祀鄉賢

李正藻明敏有才幹父騶駘爲北齊壽陽道行臺左丞陷於陳正藻時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入隨開皇中歷尙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長史一日使淮南死於盜

隨

李雄

北史作雄

字毗盧祖榼

北史作秀榼

魏太中大夫父

徽伯

北史作齊字徽伯

齊陝州刺史陷於周雄因隨軍

長安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

騎射其兒子旦讓之曰棄文尙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貴士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旣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爲公遷小寶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玉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硤州刺史數歲徵

爲本府中大夫尋出爲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
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
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
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隨高祖總百揆徵司會中
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
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戶後數年晉王廣出鎮
并州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尙書上謂雄曰吾兒
旣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材今推誠相委吾無
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寄

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郊命以
答鴻恩獻歔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
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於
官子公挺嗣祀鄉賢

唐

李素立正藻子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有犯法不及
死者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
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
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

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
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
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
附卽其地爲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闕尼
熟別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
感其惠牽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柸歸其餘不
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厯太僕鴻臚卿累封高
邑縣侯出爲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
餘儲乾并什器於州齋家書就道會卒高宗特廢

朝一日謚曰平祀鄉賢子休烈休烈子至遠從遠
李至遠始名鵬其祖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
事名子者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改今名少秀悟
能治尙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
趣畧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爲傳紀令狐德棻
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間制
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官旣除調鴻臚主簿
奏戎狄簿領高宗悅擢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倖外
遷久乃厯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

事疾令史受賄多所絀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老
被放吏謬書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
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至遠之知
選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
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故昭德銜之出爲璧
州刺史卒年四十八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鄴縣
令年四十九世歎其父子才不盡云至遠見桓彥
範力言其賢盧從愿尙少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
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頲其出也少失母至遠

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禮世稱其
德子畬

李畬字玉田少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鋒銳雖所
豎一閱輒記姓名居業黜陟使露敬潛薦其清白
擢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臺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
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畬妻物故時
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
憂色母終毀而卒

李巖從遠子從遠清密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府

卿封趙郡公謚曰懿嚴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堂
以近從子弟執籩豆嚴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
參軍厯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嵩
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嚴善
草隸爲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李承畬之第二子幼孤其兄晷養之旣長以悌聞擢
明經高第遷累大理評事爲河南採訪使判官尹
子奇陷汴州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啟諸朝
兩京平例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

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
堰於楚州以禦海潮溉屯田瘠鹵收常十倍他歲
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義遇惡
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希
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義平
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
廉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
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
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

萬端承宴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
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二年闔境完復初希烈
雖去留部校守覘往來踵舍承因得任所厚臧叔
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及曾等謀殺希烈
承首謀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尙書湖南觀察
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尙書子藩

李藩字叔翰少沈清有檢局姿制閑美敏於學居父
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
與居數年畧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

追咎藩宴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
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
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
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
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
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
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
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
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